

南華真經

三



南華真經卷第三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郭象注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言其所宗而無者无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

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空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生。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

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

相无也。一物不具，則生者无由得。王一理不至，則天年无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

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

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技，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

故所知不以无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雖然而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知任

天之天，患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未能无，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

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有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无定也。

庸詎知

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且有

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何謂真

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眾。

不雄成，

不恃其成。

而處物先不暮言士縱心直前而羣一月合非謀暮以致之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无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若然者登高

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

假更百反

假於道也若此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

逃熱也无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仁

之而无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无意其

覺无憂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真

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眾人之息以喉屈服

嗑益又音厄

者其嗑言若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

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元欲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

卷之三

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脩然而

往脩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不忘其所

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

之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无不適也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

頽去軌反又若對反

其心志所居而安為志其容寂雖行而无傷於靜其頽頽頽大朴之貌

煖音暄

淒然似秋殺物非為威也煖然似春生物非吾仁也喜怒通

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无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无物不且故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

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燠焉若陽春。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濼平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有親，非仁也。至仁无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而自合之賢也。

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

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

不朋。與物同且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冲虚无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无不上，若不足而不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張乎其虛

而不華也。曠然无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无喜，暢然和適。

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濔乎其進我

色也。不以物傷己也。與乎止我德也。无所趨也。厲乎其似

世乎。至人无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自得。連

乎其似好閉也。縣觀深遠，莫見其門。愧乎其忘其言也。不識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刑者治之體，非我為。禮者世之

以知為時，以德為循。知自時之動，非我唱。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

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以禮為

崔 千罪反
濔 勅六反
謦 五羔反
愧 亡本反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為時

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也曠然无情羣知之府也承百

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

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

之不在已則雖與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无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无二也其

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

不其一與天為徒无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

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无不一具然无不在而立同彼我死生命也其有

夜旦之常天也其有言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言言得言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書

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

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

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

之從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

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

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

不遷化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

化為一續然无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

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死與生皆命也无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謂之固矣

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无舉固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无係

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知也

夫无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无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

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真今之所遇可係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遊

莊子三

五

五

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无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无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若夫藏天

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是恒物之大情

也。无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无不真與化无不一故无外无内无死无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遊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

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无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言而

餘物无樂邪

其為樂可勝計邪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矣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

无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遊而皆存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无極亦與之无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

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曾效

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内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况萬物之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

有無情之情故无為也 有常无之信故无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

明无不待有而无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无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

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在太極

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

老

言道之无所不在也故在高為无高在深為无深在久為无久在老為无老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且上下无不格老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内无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无者不可謂老也

狝韋氏得之以挈

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

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

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道无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

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内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果

崔本列星下又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遊此言神之不能名者也凡

李玄慶當作其奈

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

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

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无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

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亦

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

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

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然無滯見捷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

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无古今與獨俱往无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无不將

也任其自將故无不將无不迎也任其自迎故无不迎无不毀也任其自毀故无不毀

无不成也任其自成故无不成其名為撻寧夫與物冥者物撻亦撻

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物撻而獨不撻則敗矣故南伯

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

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子

於烏

死生友

句俱橫反又古侯反

躄躄 步田反下 悉田反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

也 參寥聞之疑始 夫階名以至无者必得无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

語曰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

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

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沴亂也 其心間而无事

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者无嗟也 子祀曰

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

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无往而不因无因而不可也 且夫得者

時也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

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

无所不解不解則无所而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天不能无晝夜我安能无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

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

无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无為怛之也倚其戶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

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

陽於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

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憤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

死為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

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

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

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

相忘友

撓而小挑徒了

張作侍

已之无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无不可也成然寐遽然覺寐寤自若不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

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夫體天地

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无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无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三

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无極。无所相忘以生。无所終窮。忘其生則无不忘矣故能隨變化无所

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无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

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

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

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毋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平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

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

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具未有極

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冥內无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无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

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

謂至理之无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攝仲左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大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

一氣皆真之故无二彼以生為附贅其縣疣若疣之自附此氣之

時聚非所以死為決疣潰癰此疣之自潰癰之自潰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

與之俱往則无往不可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

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變化无方皆異物也无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而真反復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

於反覆之波而不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

乎无為之業所謂无為之業非掛獸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彼又惡能

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

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曰丘天

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无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

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雖然吾與汝

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

外而共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內之意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

疣尤
反胡亂

倪崖

憤也
二丙反亂

無情死

无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无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内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

也无為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而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

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侷於天

夫與内真

者游於外也獨能遊外以真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侷於天也

故曰天之小

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以自然言

之則人无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侷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

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

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蓋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

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唯簡之而不得

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夫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

已簡而不得故无不安无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

知就後

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不違化也

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且方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

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无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无以明覺之非夢也苟无以明覺之非夢則亦无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

未知所在當其所遇无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

以變化為

崔本乃作惡

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有旦宅而无情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

為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

乃夫常覺者无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矣未始失庸詎知吾所

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立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且汝夢為

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言无往而不自得也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

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无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无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

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歎笑必樂哀樂有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

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

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意而子見許

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

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

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无係之塗也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

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游道成

軹之是反

恣七音睢許維反

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耳故庸詎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奇言以遺云為之累

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

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目爾耳

亦无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覆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

已遊於不為而師於无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

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无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立達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明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

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

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无不通也仲尼曰

同則无好也无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无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鑿子方反碎也

坐忘

華子三

四

推極委命

趨七住反

應帝王

不言之教
倪五兮反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

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无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

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

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

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

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无為之者也

莊子内篇應帝王第七 郭象注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應

為帝三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

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

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

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无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无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有虞

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无非人之境矣故无得无失

无可无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

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其知情信任其自知故情信其德甚真任其自得故无偽而未始

無為之治

張本有度民二字

自然之化

擴苦廣壤力黨
帛藝又魚
例反

入於非人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肩吾見狂接輿狂

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

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

其

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

其

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

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

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確乎能其事者

而已矣

不為其所不能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而曾二虫蚍之无知

言汝曾不知此蟲之各存而

無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

名

名入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

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

有之鄉以處壙壤之野

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氣常通而无狹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為

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

心於淡

任其性而无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

順物自然而无

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任性自主公也心欲私果不足以生生而

私之私也容

聖人無名

易亦又以致反

養來又音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
得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

田獲狙之便執養之狗來藉如是者可

比明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
身非涉虛以御乎无方也陽子居蹙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若无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
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无為而業

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云我自爾而莫
知恃賴於明王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
不舉以為己名故物

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
日新而无方而遊於无有者

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
真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曰季咸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
死日也列

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

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
咸之

至又過
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

言列子之
未懷道也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元其一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以予

聖人無常心

江南本作止

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

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

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成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

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是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无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

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而機

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機發而善於彼彼乃

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立同萬方故勝

負莫得措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涯故

似不齊鯢栢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

司馬云案雷當為蟠聚也崔作潘云回流所鐘之域

齊 側皆反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无心。

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相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立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

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淡然而自得泊乎忘為也。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

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

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曷鄉？」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雖變化无常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委蛇。无心

不知其誰何。汎然无所係也。因以為茅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類靡世事波流无往而不回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措其目自失

而走此明應帝。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

事无與親。唯所遇耳。彫琢復朴。去華取實。塊然獨以其

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然。

无為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无為謀府。使物各自謀也。无為

事任。付物使各自任。无為知主。无心則物各自主其行也。體盡无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无窮。而遊无朕。任物故无迹。盡其所受乎

天。足則止也。而无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

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无情。不將不迎。應而不

藏。來即應去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无勞神之累。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

弟音類文回反

張有本然字

寄託

開兌

儵叔

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
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爲者
敗之

南華真經卷第三

